



Editorial Interventions of Transla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 Study Based on Editors' Manuscripts of Fairy Tales from *Qixiangdao* Magazine

LI Yuxin JIANG Shuqi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y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August 6, 2025

Accepted: August 29,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Yuxin & JIANG Shuqin. (2025). Editorial Interventions of Transla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 Study Based on Editors' Manuscripts of Fairy Tales from *Qixiangdao* Magazin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108–11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4.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4>. p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2025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jec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Keyword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25SKJD141).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12 fairy tales published in *Qixiangdao* magazine in 2024 as research subject, aiming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ors' behavior in revising the translation manuscript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magazines. Through categorical analysis of 12 fairy tales published in *Qixiangdao* magazine, this study finds that editors' interventions focus on two major dimensions: At intra-translation level, editors focus on linguistic norms, descriptive details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o prioritize readability and vividness for young readers; At extra-translation level, editors add "paratexts" such as subtitles, introductions, and knowledge supplements to engage readers and convey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to them. Editorial Interventions improve both the linguistic rigor and stylistic vitality of the translation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magazine's reach and amplifying its communicative impact.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vision behaviors; fairy tales; manuscript stud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 Yuxin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major is English Translation. His email address is 931986287@qq.com; JIANG Shuq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Linguist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English fiction studies,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Her email address is jiangshuqin@sisu.edu.cn.

兒童文學雜誌編輯的翻譯修改行為分析 ——基於《奇想島》雜誌童話故事的編輯手稿研究

李宇芯 姜淑芹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要:本文以《奇想島兒童文學》雜誌(簡稱《奇想島》雜誌)2024年翻譯童話的編輯手稿為研究物件,旨在探討兒童文學雜誌編輯的翻譯修改行為特徵。通過對《奇想島》雜誌中12篇童話故事進行分類分析,本文發現:編輯在翻譯內層面注重規範表達、增刪細節及統一敘事視角等語言內部要素的優化,意圖在譯文中實現『童趣再造』;翻譯外層面則通過添加小標題、簡介、知識補充環節等『副文本』完善翻譯活動的社會性功能以及提高其經濟效益,意圖豐富兒童讀者的閱讀體驗,形成穩固的讀者群體,實現雜誌發行的健康迴圈。編輯的修改行為聚焦翻譯內、翻譯外兩大維度,實現了雜誌翻譯中的童趣再造以及保障了雜誌的健康發行與廣泛傳播,客觀上推動了兒童文學作品跨文化傳播。

關鍵詞:兒童文學雜誌;編輯修改行為;童話故事;編輯手稿研究

基金項目:2025年度重慶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案『《兒童文學關鍵字》翻譯與研究』(25SKJD141)。

一、引言

在翻譯研究領域中,對翻譯主體的探討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從早期『關注譯文在目的語受眾中的效果,而較少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①的功能對等理論,發展到『將翻譯文本批評、譯者批評、翻譯的社會性等有機地聯繫起來,構成了全鏈條式的翻譯批評模式』^②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核心主體地位逐漸確立。誠然,譯者不僅是文本的第一接觸者,也是翻譯行為的第一實踐者,他們的主觀意志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譯文的風格、意義、以及邏輯鏈的構成。但是,一部譯作從引進、翻譯、到出版絕非譯者一人能完成,編輯在其中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翻譯生產及出版的過程中,編輯承擔著國家政策執行人、委託人、贊助人、內容與語言專家、讀者代言人等多重角色。^③對於非翻譯圖書的出版,編輯一般只負責審查和選擇文章,確保出版物的語言、格式規範,不參與文章的生產與創作。而對於翻譯圖書的出版,特別對於引進兒童文學雜誌的出版,由於翻譯生產過程具有主觀性和跨文化性,為了保證譯文產出的品質與效率,編輯至少需要扮演兩個重要角色:其一是『質疑者』,即編輯需要從政治文化背景和個人審美體驗兩方面評價、質疑、和審判譯作,明確譯作的文化立場和美學特點;其二是『贊助者或同謀者』,即編輯作為翻譯生產活動中出版方的代表,根據市場訊息和出版方的要求,協助譯者對譯文進行修改,使譯文同時滿足出版方和市場的需求。^④

有許多學者關注到了編輯的作用,對翻譯圖書的出版中編輯的重要性進行過探討。例如,詹姆斯·哈特利(James Hartley)和艾倫·布蘭斯韋特(Alan Branthwaite)等人通過對比兩位英語編輯修改的譯文在段落結構、句子長度、被動語態比例和可讀性指標上存在的顯著差異,提出:『簡單來說,編輯就是幫助作者表達其本意。不同的譯者和編輯對同一文本的內容、以及作者之意的理解永遠不可能是相同的。』^⑤換言之,完

全對等的翻譯無法實現，翻譯過程中編輯的參與會顯著改變文本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方式，甚至改變部分語義內容。葛列格里·J. 拉茨 (Gregary J. Racz) 則陳述了自己作為譯審編輯面臨的兩重困境，即『來自讀者的批評性回饋』和『來自重要文學組織主席的激烈回應』。^⑦可以看出，編輯對譯文的審校不僅是對讀者負責的體現，也是提高外部組織評價的重要指標。瑪麗亞·茲拉特納爾·莫 (Marija Zlatnar Moe) 和塔尼婭·日貢 (Tanja Žigon) 則通過研究兒童圖畫書編輯對原作的語言、敘事等方面的修改模式，指出：『編輯的修改不僅會改變文本的風格，有時也會改變文本的意義和資訊。其原因不僅在於他們的工作幾乎不依靠源文本，還在於他們秉持以兒童的利益為重的宗旨（由此注重語言的簡化和標準化）。』^⑧覃江華和梅婷則通過引用《紅罌粟》(Red Poppies) 的翻譯出版和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等翻譯家的實踐案例，對『編輯』的角色以及話語權進行瞭解構，得出結論：『在翻譯和出版程式中，編輯是審查者、協調者、讀者和質檢者。編輯行為是對作者和原作權威的解構，同時也是編輯話語權的重建。然而，他們的話語權在不同語境下有所不同。』^⑨

如上所述，雖然編輯在翻譯生產活動中發揮的作用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重視，但是學界對編輯行為的系統性研究仍然較少。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傳統翻譯研究範式的思維慣性——即只聚焦於某位具體的譯者，忽視譯者背後代表的意志體。編輯們既是讀者，也是作者，不僅要統籌譯作出版的流程，還要參與譯作的創作、修訂與編輯。總之，他們是構成『譯者』角色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譯者在翻譯出版活動中的『角色化』問題，周領順在《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的整體觀》中談到：『在行為—社會視域看問題時，譯者角色化也是譯者社會化的產物將譯者變為以譯者為代表的意志體是因為所謂譯者是基於原文意義對身份的認定，當在社會視域看問題時，譯者只不過是翻譯活動的直接執行者，背後代表著各種意志體，如國家、機構、編輯，也包括譯者自己。』^⑩編輯的修改行為本質上構成了廣義翻譯實踐中不可或缺的『意志體』表達。具體而言，編輯的翻譯修改行為可分為翻譯內行為和翻譯外行為兩個維度，翻譯內聚焦語言內部和『譯者』角色層面，包括分析字詞、句式、修辭、風格等翻譯文本內的語言內容；翻譯外則聚焦語言外部和社會層面，包括分析翻譯對內容的改造、知識的傳播、提高讀者閱讀體驗等翻譯文本外的社會傳播內容。另一方面則是受限於編輯過程的不透明性——即出版機構鮮少公開譯者原始稿件與編輯修改痕跡的對照材料，使得編輯行為研究長期陷入『黑箱化』困境。

《奇想島兒童文學》(少兒文學版)(以下簡稱《奇想島》)是『中國老牌少兒文學雜誌《兒童繪本》與英國 *Storytime* 雜誌在版權領域開展合作，於 2021 年在中國推出的 *Storytime* 中文版，目標讀者為小學中低年級學生。*Storytime* 是英國最暢銷的少兒文學雜誌，發行量長期位居同類雜誌榜首，也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少兒文學雜誌之一。』^⑪《奇想島》雜誌每月一期，每期收錄 6-12 篇故事，每篇故事譯文字數在 1000-2500 漢字之間，其中每期都彙集神話、童話、奇幻、探險、科幻及經典文學等多元題材，內容涵蓋多個國家與地區的文化特色。《奇想島》雜誌中譯文的品質高、發行量大，具有代表性，通過分析 2024 年《奇想島》雜誌全年編輯手稿後發現，全年 12 期中每期都有一篇童話，而童話是兒童文學中最具經典性與辨識度的體裁，童話翻譯中特有的韻律處理、文化意象轉化及受眾年齡適配性等問題，能清晰呈現兒童文學翻譯的特點。筆者系統收集了 2024 年《奇想島》兒童文學雜誌全部翻譯作品的編輯修改手稿，涵蓋譯者初稿、編輯批注意見、修改版本對比等文檔。這些手稿是系統分析該雜誌編輯行為的重要資料。因此，本文以 2024 年《奇想島》雜誌刊登的翻譯童話為例，總結分析兒童文學雜誌翻譯中編輯的修改行為特徵，探討這些編輯修改行為如何適應兒童讀者的需求，為深入研究編輯翻譯行為，提高翻譯品質提供思路與借鑒。

二、《奇想島》編輯修改行為特徵與分析

在圖書出版領域，編輯與譯文的創作者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亞瑟·普洛特尼克 (Arthur Plotnik) 認為：



『編輯有責任吸引讀者;啟迪他們,娛樂他們,安撫他們,震撼他們——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來保持這種媒介(指圖書)在其支持者中的熱度和吸引力……作者瞭解作品主題,編輯則瞭解讀者受眾。』^⑥

(一) 翻譯內編輯修改行爲

在《奇想島》雜誌翻譯中也是如此,其中譯者負責翻譯,包括審讀內容、提供譯文、譯後學習等生產譯文初稿的基礎性工作,而編輯負責修改,包括審校、修訂、編輯譯者提供的初稿譯文,並產出譯文終稿這一複雜性工作(此處複雜性指編輯的修改行爲受到翻譯內外各個方面的影響,並不指工作的難易程度)。二者分工協作,組成了一個基於兒童文學雜誌翻譯傳播的翻譯共同體。筆者對2024年《奇想島》雜誌刊登的12篇童話的編輯做的主要修訂進行整理後發現,編輯的翻譯內修改主要分爲三類(見表1)語言規範類,主要指選詞不夠準確,歐化句,表達符號錯誤等不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錯誤;描述細節類,指對故事中的背景、人物形象、性格、動作等的描述;敘事方式類,指敘事視角與邏輯的合理性。因語言規範層面的問題大都屬於水準與技術問題,較少牽涉翻譯策略選擇與取向,本文後續分析主要討論後面兩類。分析可見,相較於譯者『求真』原文的意義,《奇想島》雜誌編輯對於原文內部語言的修改則顯得更加『務實』。他們在進行翻譯內修改時,更願意跳脫出原文的束縛,把雜誌的目標讀者——小學中低年級學生放在本位,注重譯文作為兒童文學作品的生動性與流暢性,提高目標讀者的閱讀體驗。

篇名	語言規範類(處)	描述細節類(處)	敘事方式類(處)
童話王國的第一場雪	1	2	2
穿靴子的貓	2	2	3
貓咪莊園	10	9	10
鑽石與蛤蟆	5	7	5
淹沒太陽的泉水公主	1	5	1
娜拉的農場假期	5	9	4
白貓公主的神奇宮殿	3	4	3
精靈環魔法集市	3	2	2
膽小的桑巴	7	2	5
海洋守護者	7	5	3
手握利劍的公主	2	5	4
善良的心最美麗	4	5	2

表1 《奇想島》2024年出版的童話故事中編輯修改分類統計

1. 細節增刪與場景聚焦:基於兒童認知的生動性提升

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生動性的實現往往依託於對兒童認知特點與閱讀心理的精確把握。通常情況下,譯者會通過具象化的語言表達將抽象概念轉化為兒童熟悉的具體形象,借助擬聲詞、色彩詞、各種形容詞、副詞等來啟動小讀者的感官體驗。同時,文本通過短促明快的句式、富有韻律感的結構來營造適合兒童閱讀的語言節奏。爲了增強互動性,譯文常採用對話、設問等策略,在文本與讀者之間建立遊戲般的交流關係。此外,譯者會有意識地選擇帶有情感溫度的詞彙,如使用親昵稱謂和感歎詞,以構建既安全又活潑的敘事氛圍。這些語言策略的運用並非隨意爲之,而是基於兒童『具象思維優先』和『注意力短暫易轉移』的認知



發展特徵,通過精心設計的文本呈現方式來維持年輕讀者的閱讀興趣。例如,在 2024 年第 2 期《穿靴子的貓》中描述貓的心計的一段話中:

例 1:

原文:The brother watched the cat open the bag, then lie next to it and play dead. Before long, two large rabbits hopped up to the bag, sniffed at it and crawled inside. The cat leapt up and closed the bag with the rabbits still in it.

初譯文:小兄弟跟著貓,看見它把袋子打開,然後躺在袋子旁邊裝死。不久,兩隻大兔子跳到袋子上嗅了嗅,然後朝袋子裡面爬去。貓忽然跳起來,封住了袋口,活捉了兩隻兔子。

編輯修改後譯文:小兒子十分好奇,於是偷偷跟在貓的後面。只見貓把袋子敞開,然後放在地上,自己躺在一邊緊閉雙眼,一動不動。不久,兩隻大兔子被蔬菜的清香吸引,跳到袋子上聞了聞,然後慢慢朝袋子裡面爬去。這時,貓立刻跳起來,封住袋口,活捉了兩隻貪吃的兔子。^⑩

在這個例子中,編輯通過增補細節和修飾語言顯著提升了譯文的生動性與敘事感染力。首先,『小兄弟跟著貓』被擴充為『小兒子十分好奇,於是偷偷跟在貓的後面』,通過添加『十分好奇』『偷偷』等心理和動作描寫,不僅強化了人物的主動性,更通過兒童熟悉的『秘密跟蹤』情境引發共情。其次,對貓『裝死』行為的描述從簡單直白的『躺在袋子旁邊裝死』細化為『緊閉雙眼,一動不動』,以視覺化細節再現了動物擬態的有趣場景。對於兔子入袋的動機,原文未作說明,而編輯添加的『被蔬菜的清香吸引』和『貪吃的兔子』則巧妙構建了符合兒童認知的因果邏輯——用『嗅覺誘惑』解釋動物行為,既保持了情節合理性又以『貪吃』的擬人化評價製造幽默效果。最後,『忽然跳起來』改為『立刻跳起來』配合前文『這時』的時間提示,形成更強烈的動作轉折感,使『活捉』場景更具戲劇張力。這些修改充分體現了編輯在兒童文學翻譯中『以讀者為本位』的務實取向:通過補充符合兒童心理的邏輯鏈條、增強感官細節描寫、運用擬人化評價,將原本平鋪直敘的捕獵場景轉化為充滿童趣的動態戲劇。又如,在 2024 年第 3 期《貓咪莊園》中形容貪婪跋扈的妹妹看到姐姐在貓咪莊園工作得了金幣也想去工作時:

例 2:

原文:“Give me a job now!” she demanded when the ginger cat opened it.

原譯文:薑黃色的貓剛打開門,她就說:『我來找工作!』

編輯修改後譯文:橘貓剛打開門,佩比娜就粗魯地喊道:『我是來工作的!』^⑪

首先,在角色稱謂上,編輯將『薑黃色的貓』改為『橘貓』,使用了更簡潔、更符合兒童認知習慣的日常詞彙。這種具象化的表達方式更易於小讀者理解和想像,體現了兒童文學翻譯中對『具象思維優先』原則的遵循。其次,編輯增加了『粗魯地』這一副詞修飾,通過情感色彩的詞彙選擇,生動刻畫了佩比娜蠻橫的性格特徵。這種帶有評價性的語言不僅增強了人物形象的鮮明度,也為小讀者提供了理解角色行為的情感線索,符合兒童需要通過明確提示來理解人物性格的認知特點。在對話表達上,編輯將『我來找工作!』改為『我是來工作的!』,使用更直接、更強硬的陳述句式,配合『粗魯地喊道』的動作描寫,使人物語言更具衝擊力和表現力。這種表達方式更準確地傳達了原文『demanded』所包含的命令語氣,同時也更符合跋扈人物的性格設定。此外,編輯採用了『橘貓剛打開門,佩比娜就……』的緊湊句式結構,通過『剛……就……』的關聯詞強化了動作的即時性和連貫性,創造出更強的戲劇效果。這種富有節奏感的表達方式更符合兒童偏好動作性



強、情節發展快的閱讀特點。這些修改充分體現了編輯在兒童文學翻譯中『以讀者為本位』的務實取向：通過使用兒童熟悉的詞彙、增加情感色彩修飾、強化語言表現力以及優化句式節奏，使譯文在保持原文核心資訊的同時，更生動、更符合目標讀者的認知特點和閱讀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兒童文學翻譯的編輯處理中，修辭手法的運用需要把握適度原則。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發現，編輯多次採用了『去修辭化』翻譯策略。2024 年第 5 期《淹沒太陽的泉水公主》描寫泉水公主的表達就是如此。

例 3：

原文：The couple were happy in their new home, and they soon had a daughter. She was as swift and strong as the great river, and as beautiful as the moonlight.

原譯文：這對夫妻幸福地生活在嶄新的宮殿裡。不久，他們的女兒便出生了，她靈活強壯，猶如磅礴的大河，又溫柔嫺靜，恰似皎潔的月光。

編輯修改後譯文：這對夫妻幸福地生活在這裡。不久，他們的女兒出生了，她活潑美麗，既有大河巨人的智慧和勇敢，又有月亮巨人的善良和溫柔。^⑩

編輯對原文中『as swift and strong as the great river, and as beautiful as the moonlight』這一雙重明喻進行了顯著簡化，將原本的比喻性表達轉化為直接的人物特質描述。從認知發展角度來看，7-9 歲兒童正處於皮亞傑 (Jean Piaget) 認為的『具體運算階段』^⑤，對抽象比喻的理解能力有限。編輯將『猶如磅礴的大河』等具象比喻轉化為『智慧和勇敢』等直接特質描述，降低了文本的理解難度。這種處理符合維果茨基 (Lev Vygotsky) 提出的『最近發展區』^⑨理論，使文本保持在兒童可理解的範圍之內。

對表 1 中的描述細節類修改進一步分類可以看出，大部分篇目中簡化細節與增加細節類的修改大致相當，增加細節的修改稍微多一點（見表 2），通常編輯會對事件發展脈絡採取簡化處理，刪減冗餘描述以保持敘事線性推進的效率，而在人物行動場景的呈現上，則通過增加細節增強具象感。這種差異化處理形成了張弛有度的敘事節奏——事件進程如全景鏡頭般快速推移，關鍵場景則轉為特寫式聚焦，通過視覺化細節建構喚起讀者的切身認知體驗。相較於均勻分配描寫密度的平鋪直敘，這種選擇性強弱對比的敘事模式，既符合兒童讀者的注意力曲線特徵，又能通過場景化敘事單元製造戲劇張力，最終實現文學翻譯文本在敘事動力學層面的優化。除了對敘事節奏的調控外，編輯的修改還注重敘事視角的一致性和邏輯的連貫性，以確保文本的流暢閱讀體驗。

篇名	簡化細節 (處)	增加細節 (處)
童話王國的第一場雪	1	1
穿靴子的貓	0	2
貓咪莊園	0	9
鑽石與蛤蟆	5	2
淹沒太陽的泉水公主	3	2
娜拉的農場假期	3	6
白貓公主的神奇宮殿	2	2
精靈環魔法集市	1	1



续表

篇名	簡化細節(處)	增加細節(處)
膽小的桑巴	1	1
海洋守護者	1	4
手握利劍的公主	2	3
善良的心最美麗	4	1

表 2 《奇想島》2024 年出版的童話故事中描述細節編輯修改分類統計

2. 視角統一與邏輯重構：基於兒童認知的敘事優化

在兒童文學翻譯中,敘事視角的一致性確保文本可讀性與情感連貫性的關鍵要素。由於兒童讀者的認知能力尚在發展,頻繁切換敘事視角容易導致理解混亂,削弱故事的代入感。因此,兒童文學通常會以主角或核心人物的視角展開敘述,即保持單一、穩定的敘事視角,避免在人物之間跳躍,以確保故事符合兒童的線性思維模式,流暢易懂。資料顯示,12 篇童話中只有一篇《淹沒太陽的泉水公主》中沒有出現調整敘事視角的修改,這表明敘事視角混亂問題在兒童文學翻譯中普遍存在,多數譯者尚未充分意識到視角一致性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編輯在審校過程中往往更重視這一問題,會主動修正視角跳躍,以確保文本符合兒童閱讀習慣。例如在第 11 期的故事《善良的心最美麗》中,勿忘我公主介紹自己時:

例 4:

原文:“But I can work!” Forget-Me-Not insisted. “My sister makes me clean her room all the time...”

原譯文:勿忘我公主苦苦地哀求她:『請你收留我吧,我能幫你幹活。我姐姐就經常讓我打掃她的房間……』

編輯修改後譯文:勿忘我公主哀求道:『請你收留我吧,我能幫你幹活!我經常幫姐姐打掃房間』^⑤

原譯『我姐姐就經常讓我打掃她的房間』與修改後的『我經常幫姐姐打掃房間』呈現出敘事視角與表達效果上的顯著差異。原譯採用被動句式『讓我』,將敘事焦點從說話者勿忘我公主轉移到其姐姐身上,這種表達方式不僅使句子結構變得冗長,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敘事主體的模糊化。修改後的譯文通過主動句式『我經常幫姐姐』重新確立了勿忘我公主作為行為主體的地位,這種表達方式具有三重優勢:首先,它保持了敘事視角的一致性,使讀者始終跟隨主人公的視角推進;其次,主動語態的使用使句子結構更加簡潔明快,符合兒童文學語言的經濟性原則;最後,『幫』字的選用不僅準確傳達了原文中『insisted』隱含的自願性,還賦予了人物更加積極的形象特徵。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兩個案例和大部分其他修改中,原譯文其實都相當忠實於英文原文的句式結構和表達方式——例 4 中『娜拉覺得』和例 5 中『我姐姐讓我』都是對原文的直譯。這種忠實性反映了譯者在語言轉換過程中受到的原文形式約束。然而編輯的修改則展現出更為靈活的讀者本位意識,他們跳出了原文句法結構的桎梏,從目的語讀者的認知習慣和敘事邏輯出發進行重構。這種差異揭示了翻譯與編輯兩個環節的不同側重點:譯者往往更關注源語文本的準確性,而編輯則更注重譯入語文本的可讀性和內在邏輯的連貫性。正是這種編輯視角的相對自由,使得他們能夠對文本進行整體性的敘事邏輯優化,包括調整視角一致性、改善資訊流動方式等。根據筆者整理的統計資訊,2024 年發表的 12 篇童話譯文中,有 8 篇涉及到了多處敘事邏輯方面的修改,包括調整邏輯重點,銜接邏輯跳躍,甚至修改邏輯錯誤等。例如,2024 年第 2

期《穿靴子的貓》中，編輯對描寫小兒子獲貓後的不滿情緒這一段情節進行了修改，優化了整體的敘事邏輯。

例 5：

原文：The brothers went their separate ways, and the younger one moaned, “Oh, it’s all very well for them – they can make a fine living with a mill and a donkey, but what am I to do with this cat? Even if I eat it and use its fur to make a hat, I’ll still starve in the long run.”

原譯文：老大和老二繼承遺產後就分道揚鑣了，只剩下小兄弟在那裡唉聲歎氣：『哎，哥哥們能靠磨坊和驢子過上好日子，可我能用這只貓做什麼呢？即便我吃了它，用它的皮毛做一頂帽子，以後我還得挨餓。』

編輯修改後譯文：老大和老二繼承遺產後就分道揚鑣了，只剩下小兒子在原地唉聲歎氣：『哎，哥哥們能靠磨坊和驢過上好日子，可我能用這只貓做什麼呢？即便我能用它的肉勉強果腹，再用它的皮毛做一頂帽子，但也不是長久之計，以後還得挨餓受凍。』^⑩

編輯將原文中『我做什麼』的主體性表達『即便我吃了它』轉化為對『貓的用處』的客觀描述『用它的肉勉強果腹』。這種調整使敘述重點從主人公的行為意圖轉移到貓的實際價值上，更符合上下文對貓的實用價值的討論邏輯。通過增加『勉強』這個限定詞，編輯巧妙地強化了貓作為資源的價值有限性，與後文『不是長久之計』形成更緊密的因果呼應，使敘述更加連貫流暢。此外，從兒童文學的價值取向來看，編輯將直白的『吃了它』改為委婉的『用它的肉勉強果腹』，既避免了過於殘忍的表述可能給兒童讀者帶來的不適，這種處理體現了兒童文學翻譯中『向善』的價值導向。

《奇想島》雜誌收錄的這 12 篇現代童話作品雖然整體上都秉承著傳遞正能量的創作宗旨，但我們的統計資料顯示，編輯仍對其中的 5 篇（占比 41.7%）進行了價值引導方面的針對性修改。這些修改不僅涉及語言層面的優化，更深入到文本的價值內核，通過對負面情緒表達的柔化處理、暴力性語言的規避以及人物行為動機的合理化調整等手法，實現了對兒童讀者潛移默化的價值引導。這種價值層面的調整已經超越了翻譯內研究的範疇，進入了翻譯外因素的探討領域。編輯在忠實傳達原文內容的同時，還需要綜合考慮社會文化語境、讀者接受心理以及教育目標等多重因素。要全面理解兒童文學翻譯的實踐，就不能僅停留在語言轉換層面，而需要將視野拓展到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維度。

（二）編輯『翻譯外修改行為』特徵與分析

從『翻譯外』視角看待編輯修改行為的意義在於：『只有站在文本意義之外，才能使有關因素更加聚焦，既凸顯各因素在過程之中的互動，也彰顯意志體譯者對於再現原文意義所施加的影響。』^⑪《奇想島》雜誌中編輯的『翻譯外修改行為』體現在，從雜誌發行與傳播的角度出發，在譯文中添加小標題、簡介、知識拓展環節等源于文本又獨立于文本存在的內容。有學者把這類既不屬於翻譯文本，又不屬於如翻譯評論、書信、廣告等外部文本的文本內容稱作『副文本』。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指出：『副文本』是『在正文本和讀者之間起著協調作用的、用於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語和非言語的材料』^⑫，根據所指類別不同，可以分為依附文本產生的『書內副文本』和依附作者/譯者產生的『外副文本』。據此分類，《奇想島》雜誌編輯添加的小標題、簡介、知識問答環節均屬於『書內副文本』。肖麗認為：『副文本』與『譯本的外部生產環境』、『接受機制』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繫。^⑬在《奇想島》雜誌中，添加小標題、簡介、知識問答等『副文本』體現著編輯的修改行為受到外部生產環境影響。外部生產環境又推動著他們對兒童讀者施加影響，幫助他們接受、理解譯文文本的意義，從而提高雜誌的傳播度，增加雜誌的銷量。因此，編輯的翻譯外修改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

1. 概念提煉與知識傳播：基於翻譯活動的社會性功能完善

促進知識傳播是翻譯活動最重要的社會性功能之一，正如莫娜·貝克(Mona Baker)所說：『翻譯是所有形式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核心機制。』^①《奇想島》雜誌中收錄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兒童文學作品，其中包含著多元化的隱性知識，編輯翻譯外修改的表現之一便是將從中提煉的各類知識準確地傳達給兒童讀者。由於《奇想島》雜誌目標讀者為處於具體運算階段的7-9歲兒童，其思維認知具有『可逆、刻板、守恆』三個特點。其中守恆性使他們在判斷量的多少方面不再受其對事物知覺特徵的影響，能夠理解事物形式背後的抽象概念，但是刻板性又使他們無法逾越語言規則，阻止他們理解語言符號背後的意義、隱喻和直喻，不能自行對事物進行概括。^②總的來說，7-9歲的兒童讀者能夠理解事物的抽象概念，但是缺乏獲取隱藏在語言背後的抽象概念的能力，需要外部力量對其進行顯化。所以《奇想島》雜誌的編輯通過添加『副文本』——即以闡釋知識為主要內容的『你知道嗎』環節，意圖從譯文外部對譯文內部的特定概念做出額外說明，推動兒童讀者跨越認知鴻溝，從而完善翻譯活動傳遞知識的社會性功能。下面的例子表明，編輯通過修改譯文，結合添加『你知道嗎』環節，從藝術與現實兩個層面共同闡釋特定概念，向兒童讀者有效傳播了知識。

例 6：

原文：Rimonah realised that they were Bedouins, who wandered in the desert and followed no ruler.

譯文：莉夢娜這才知道，他們是生活在沙漠裡的貝都因人，靠放牧為生。在他們的部落裡，沒有誰能統治誰，每個人都十分自由！

編輯添加的知識普及環節：你知道嗎？貝都因人生活北非、阿拉伯半島等地區的沙漠中，他們依靠放牧駱駝、山羊等耐旱的動物為生。他們的主要食物是乳製品。^③

編輯熱衷於對童話故事背後的人文背景進行提煉剖析。比如在第11期的《手握利劍的公主》中，原文出現了『Bedouins』這一文化專有名詞，且後文對其文化特性進行了描述，譯者在處理時採用了直譯的方法，將其譯為『沒有統治，生活自由』。可以看出，譯者旨在通過泛化的語言實現語義的基本傳達，將貝都因人的生活狀態歸於情節設定而非歸於文化習俗影響。這種譯法的短處在於，其阻礙了兒童讀者將貝都因人的文學形象與現實形象相聯繫，從而難以獲取對貝都因人文化的客觀認知。所以，編輯先對譯文進行了修改，增譯了『放牧為生』、『在部落裡』兩個體現傳統習俗以及框定習俗範圍符號化的表達，將『游牧』、『部落制』兩個文化概念呈現在讀者面前。隨後，編輯通過添加『你知道嗎？』環節，針對修改譯文中的文化專有名詞（如『貝都因人』）與符號化表達的關係，實施了三種認知轉化策略——（1）地理聯繫：將修改譯文中的『沙漠』具體定位到北非、阿拉伯半島等地理實體，啟動兒童讀者以地圖圖式聯想貝都因人生活的環境；（2）邏輯聯繫：將修改譯文中的『放牧』解構為『放牧耐旱動物→獲取乳製品』的底層邏輯鏈，說明兒童讀者理解貝都因人的文化習俗與生存環境的密切關係；（3）生活聯繫：先提出駱駝/山羊等生活中常見的符號說明兒童讀者在文化差異下建立通用認知（即飼養駱駝和山羊是貝都因人文化的重要標誌），隨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高頻日常用語——『乳製品』（『奶』作為基本範疇詞表達也簡單直接），幫助兒童讀者以生活化的視角理解『貝都因人』畜牧、飲食文化知識的具體內容。《奇想島》雜誌編輯通過添加『你知道嗎』環節，實現了從語義轉換到認知建構的功能躍遷，完善了翻譯活動傳播知識的社會性功能。

2. 價值引導與讀者群體鞏固：基於翻譯活動的經濟效益提高

兒童文學雜誌翻譯具有特殊性，與以圖書形式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不同，雜誌出版受經濟因素限制尤為明顯。羅伯特·G. 皮卡德(Robert G. Picard)通過提出『雙重產品市場模型』(Dual Product Market Model)指出：『維持最低發行人員閾值對雜誌的生存至關重要。如果發行人員低於這個水準，就無法產生足夠的



廣告收入或訂閱收入來覆蓋雜誌內容生產和傳播的固定成本。一旦跌破閾值,就會造成無法恢復的經濟後果,導致其退出市場。』^⑧由此可見,雜誌的發行量存在『生死線』,跌破後無法覆蓋固定成本(如編輯團隊、印刷範本),便會導致單位成本增高。《奇想島》雜誌作為每月發行一期的月刊,想要實現發行量的增長不是短期,而是一個長期運營的過程。除了進行廣告投放回收短期利益外,更要求編輯提高雜誌內容的品質(包括原文挑選、譯文精進、版面設計等),吸引固定讀者群體的長期關注和訂閱,使發行量達到一定閾值才能實現盈虧平衡。在本文選取的12篇童話故事中,編輯全部添加了簡介及小標題。下面將通過舉例說明,《奇想島》雜誌的編輯如何通過在童話故事中添加『副文本』——包括添加小標題、簡介、思考環節等獨立于文本存在的內容,在塑造兒童讀者閱讀期待的同時引導他們的價值觀,從而形成穩固且不斷增長的目標讀者群體,實現雜誌發行的健康迴圈。

例 7:

編輯添加簡介:水仙公主擁有無與倫比的美貌,但仍嫉妒妹妹勿忘我公主。一天,她將善良的勿忘我公主帶到一個古井旁,讓她不幸墜入了井中……

編輯添加小標題:1. 小金魚的讚美;2. 墜入無名之地;3. 勿忘我花環^⑨

無論是通過添加簡介引發懸念,還是通過添加小標題劃分敘事節奏,編輯的意圖都是暗示兒童讀者將要發生的事件,塑造閱讀期待,引起兒童讀者的好奇心。比如在第12期的《善良的心最美麗》中,編輯在添加的簡介中通過闡述『美貌-嫉妒-墜井』的敘事線索,製造了富有懸念的危機事件,激發了兒童讀者對正文情節的期待。此外,編輯在簡介中還通過使用『無與倫比的美貌』來強化水仙公主的視覺形象,『善良的勿忘我』來確立道德判斷的價值依據,暗示了水仙公主的加害行為背後隱藏的道德危機,推動兒童讀者對正文情節進行價值辨析。隨後,編輯植入了三個意象化小標題——(1)『小金魚的讚美』:編輯利用正文中『金魚』的擬人化,以『讚美』這一動作暗示正文中的互動性事件,啟動了兒童對『會說話的動物』的童話期待。(2)『墜入無名之地』:編輯使用了『墜入』(而非『掉進』)突出失控下墜感,激發兒童讀者身體共情,以非指向性命命名『無名之地』增強未知感,觸發兒童對『秘境探索』的本能好奇(類似《愛麗絲夢遊仙境》兔子洞)。(3)『勿忘我花環』:編輯以『花環』暗示饋贈行為(如花環=禮物→可能改變故事走向),啟動兒童對『好人有好報』的價值判斷和敘事預期。編輯植入的三個標題隨著情節深入暗示了情感走向,形成了『讚美(愉悅)→墜入(緊張)→花環(希望)』的波浪形情緒曲線,通過控制神秘感與典型的符號意象持續吸引兒童讀者的注意力。由此可見,無論是添加簡介還是添加小標題,編輯都意圖通過製造懸念、切割節奏與啟動價值辨析的協同機制,顯著優化兒童讀者對複雜敘事的理解能力,使他們對《奇想島》雜誌的內容形成認同。

例 8:

編輯添加的價值觀傳遞環節:奇想時間!你有沒有像桑巴一樣膽小的時刻呢?比如第一次上臺表演節目,第一次參加短跑比賽……其實,只要你敢於直面內心的恐懼,你會發現,它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⑩

編輯精心設計『奇想時間!』這一思考環節,意圖有效地幫助兒童讀者理解和內化故事的核心價值,從而形成對《奇想島》雜誌中童話故事的認同。比如在第8期的《膽小的桑巴》中,編輯添加的『奇想時間!』環節,便巧妙地引導兒童讀者聯繫自身經歷(如第一次上臺表演、參加比賽等具體場景),將故事主人公桑巴克服膽小的歷程與孩子們的生活建立現實連接,並點明故事核心價值——『敢於直面內心的恐懼,你會發現它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這一設計避免了以說教的姿態傳達故事的核心價值觀,而是在輕鬆互動中為兒童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行動指示(鼓勵『直面』困難,而非逃避),並傳遞了積極的心理預期(恐懼會被克服),從而有效地引導兒童讀者理解、認同並嘗試在生活中應用故事所傳遞的勇氣與成長主題。

總的來看,《奇想島》雜誌編輯在本文所選的 12 篇童話故事中分別添加了不同形態的『副文本』,以此應對社會文化語境、讀者價值判斷,以及雜誌市場需求等外部因素對翻譯活動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修改行為一方面體現在添加『你知道嗎』環節顯化文本背後隱藏的科學、文化知識(如珍珠母貝、貝都因人等),強化翻譯的社會性功能;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添加小標題、簡介等環節引導兒童讀者對正文情節發展提出相應的疑問和期待,以及添加思考環節引導兒童讀者理解和內化故事的核心,強化翻譯活動塑造懸念、引導價值辨析、促進價值觀內化及增強互動性的傳播性功能。由此可見,《奇想島》編輯的修改行為客觀上提高了兒童讀者對雜誌中童話故事的認同與期待,使這部分讀者成為了固定的讀者群體。在讀者群體不斷趨於穩定增長的過程中,雜誌的出版發行也實現了健康迴圈。

三、結語

長期以來,翻譯研究將關注點多投向譯者主體與文本層面的對等、風格與美學抉擇,而對編輯在譯文生產鏈條中的具體修改行為與影響機制關注不足,編輯被視作『後端把關』的技術環節,其策略性與意義建構功能常被遮蔽。本文以《奇想島》2024 年刊載的樣本文本為切入,打開這一『黑箱』,揭示編輯修改行為的規律。在翻譯內層面,編輯首先通過語言規範類修訂保障譯文的準確性與流暢性;更關鍵的是,他們在“描述細節”與“敘事方式”上實施結構性優化:一方面,通過對背景與人物細節的增刪與聚焦,提升場景的具象度、節奏的可感度與情緒線索的可追蹤性,使文本更貼合兒童讀者的認知與情感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借由視角統一與敘事邏輯的梳理,穩定敘事焦點、柔化潛在的暴力或負面表達,減少兒童閱讀障礙並強化主題導向。在翻譯外層面,編輯通過副文本設計建立起從『語義轉換』到『認知建構』的橋樑:諸如知識補充、閱讀提示與討論引導,將文本中的自然與人文概念外顯,促成讀者的意義協商與價值內化。這一內外協同的修改體系,使譯文更具可讀性、可學性與可傳播性。

從實踐層面看,這種以讀者為中心的編輯介入為兒童文學譯介提供了可操作的改進路徑:品質目標不應止于『忠實—通順』的語言底線,而應將『敘事可讀性—認知可達性—價值可接受性』並列為治理指標,提升兒童文學翻譯的水準;從出版生態看,副文本不再是附庸環節,而是串聯兒童讀者、家庭與教育場景的功能樞紐,系統化的編輯—副文本聯動能夠同步提升作品的傳播效果、讀者的成長體驗與期刊的可持續運營。就此而言,本文的研究意義在於通過還原編輯修改的具體樣態與策略邏輯,驗證其在兒童文學翻譯生產與傳播中的關鍵地位,拓展了『翻譯內/翻譯外』框架在期刊場景下的解釋力,並為面向兒童讀者的期刊譯介提供了評估維度與策略清單。未來研究可引入讀者實證資料與跨刊物、跨題材的對比,以更全面地檢驗不同譯介路徑對文本可讀性、文化傳達度與價值導向的綜合效應,從而為提升兒童文學翻譯的整體品質與社會傳播力提供更具普適性的依據。

參考文獻

- ① Baker, M. (2018). Transl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s). *Alif: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
- ② Genette, G. (1987). *Paratexts -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J. E. Lewin,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 ③ Hartley, J., Branthwaite, A., Ganier, F., & Heurley, L. (2007). Lost in translation: Contributions of editors to the meanings of tex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3(5), 551-565.

- ④ Moe, M. Z., Žigon, T. (2020). *Said, spoke, spluttered, spouted: The role of text editors in stylistic shifts in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551-565.
- ⑤ Piaget, J. (1952).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numb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42-43.
- ⑥ Plotnik, A. (1982). *The elements of editing*.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25-34.
- ⑦ Racz, G. J. (2022). *Reflections of a translation review editor*. Translation Review, 112(1), 138-140.
- ⑧ Robert G. Picard. (2011). *The economics and financing of media companies (2nd ed.)*.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39-154.
- ⑨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5-43.
- ⑩ 高曉仙:《穿靴子的貓》,《兒童繪本·奇想島》,2024年第2期,頁20-22。
- ⑪ 高曉仙:《膽小的桑巴》,《兒童繪本·奇想島》,2024年第8期,頁19-21。
- ⑫ 蔣湘蓮:《翻譯出版工作中編輯的角色與翻譯編輯觀》,《編輯之友》,2014年第12期,頁87-90。
- ⑬ 梁本彬,李天雲:《編輯評判試譯品質的維度與啟示——以英語小說〈女僕〉的試譯為例》,《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24年第3期第37卷,頁47-52。
- ⑭ 呂紅麗:《貓咪莊園》,《兒童繪本·奇想島》,2024年第3期,頁30-33。
- ⑮ 梁爽:《善良的心最美麗》,《兒童繪本·奇想島》,2024年第11期,頁20-23。
- ⑯ 李宇芯:《淹沒太陽的泉水公主》,《兒童繪本·奇想島》,2024年第6期,頁19-21。
- ⑰ 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頁16-33。
- ⑱ 覃江華,梅婷:《文學翻譯出版中的編輯權力話語》,《編輯之友》,2015年第4期,頁75-79。
- ⑲ 溫賀辰:《奈達功能對等理論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存在的不足》,《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4年第32期,第8卷,頁180-184。
- ⑳ 魏月紅:《手握利劍的公主》,《兒童繪本·奇想島》,2024年第11期,頁25-28。
- ㉑ 肖麗:《副文本之于翻譯研究的意義》,《上海翻譯》,2011年第4期,頁17-21。
- ㉒ 閔怡恂:《譯者行為批評模式的發展軌跡及其解釋力》,《山東外語教學》,2025年第2期第46卷,頁108-121。
- ㉓ 中國教育晚報《兒童繪本·奇想島雜誌上市,英國少兒文學雜誌Storytime首次進入中國》,joy-edu.net.cn。
- ㉔ 周領順:《譯者行為研究的整體觀》,《山東外語教學》,2025年第2期,第46卷,頁100-107。

(Editors: ZOU Ling & Bonnie WANG)